

後村集卷之二十四

題跋

吳帥卿雜著

恕齋記

今閩帥廬山吳公少受教於先大君子以恕名齋後
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楹間公自識之
文軒蔡公平舟楊公可齋陳公為作二記一跋所以
發明孔曾言外之意高矣美矣余不復下注脚然三
公言恕之體余請言恕之用以此處朋友必耻獨為
君子以此居鄉黨必能熏晉鄙之人以此淑問必可

以長王國以此敵愾必可以使人即戎以此謀國必
可以祈天永命恕之功用大矣惟公能終身行之方
今三邊豈不急於中州內治豈不先於外庸惜公施
為僅見於尹京兆鎮甌閩出其毫芒已足以震曜一
世而未極恕之用也世道方有賴於公等努力自愛

恕齋詩存藁

嘲弄風月汚人行止此論之行已久近世貴理學而
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然康節
明道於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為大儒恕齋
吳公深於理學者其詩皆閎繫倫紀教化而高風遠

韻尤於佳風月好山水大放厥辭清拔駿壯先儒讀
西銘云其合下有此意思然須子厚許大筆力公學
力足以蓄之筆力足以洩之分康節之庭而升明道
之堂非今詩人之詩也

恕齋平心錄

歐陽公傳詩易精粹然對客喜談政事尹京兆典大
藩皆談笑辨治曾子固發明理學在伊洛之先與歐
齊名為宋儒宗然集中如越州糶濟齊州保甲丁夫
帳目洪州使院行移期限雖微必載豈文章政事同
一機鍵耶恕齋吳公之學由關洛溯洙泗者談經析

理深入聖處其門生故吏彙其歷官擬筆判案曰平
心錄為十四卷補遺一卷凡民負抑胥舞文吏俯
首受欺曲董狐之筆高下伯犁之手者公一覽如
鏡見像湯沃雪是是非非兩造厭服夫人情予之則
恩奪之則怨賞之則喜罰之則怒至於奪人邑而伯
氏不怨廢人終身而為李平康立所思惟管葛能之
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

恕哉讀易詩

京房嚴君平輩以易為占書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
漢學至王弼始一掃凡陋以理求易當時美其吐金

敵於中朝後人稱尋微之功必曰輔嗣先儒教人且
看輔嗣易而或者罪之如桀紂烏虜亡晉者玄也非
易也衍也非弼也余謂前輩即猶是數學惟程氏傳
竄醇粹自言止說得七分蓋謙志云恕齋吳公每卦
括以一詩援朱子答學者之言曰此書看得破精粗
巨細皆可受用如其未然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
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余讀六
十四詩言下悟解者信如公與文公之言亦有管窺
未覩茅塞不通者方將羸糧挾冊求導師之指迷焉

恕齋講義

此卷金華殿中語也國初命王昭素說易南渡命尹和靖張南軒勸講惟其人不惟其官也恕齋理學宜侍旃厦輔緝熙曾未展究如僕輩涉獵而非深造然為說書者三勸講者再勸誦者一晚見此編未免有淳夫得講師三昧之羨

徐氏二誥

徐先輩唐季擢第不肯仕朱梁歸死于蒲其墓只書唐徐先輩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何異史失其傳至六世孫昶仕於本朝家藏二誥一雍熙告自前晉州汾西縣主簿三考授曹州司理判官其告猶用

制首云徐某年三十九戊申身材中形面貌黃白色少有髭次云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身為戶曾祖夤先輩乃唐朝名士見遺於史而獨見於裔孫告身如此端拱告贊書云郡司理古小國之秋官也比來佐僚皆用郡吏朕重惜人命乃選士流以爾曹州司理判官徐昶佐彼獄官綽有能嚴言事者達予聞聽召赴闕廷嘉其俸薄而能廉位卑而不屈陞為佐邑用勸下僚慎爾初終無忝恩寵可授楚州寶應縣主簿除卑官而有訓詞歷郡掾而授邑佐由文林而陞登仕殊不可曉此綸言出於知制誥王元之筆此公非

輕許可者其人之庶而不屈可謂無忝爾祖矣前告
楊公微之蘓公易簡皆繫銜後告太保兼侍中普石
僕射昉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蒙正以實錄
放之歲月職位悉合於此時雖抱閔擊析亦可樂豈
必顯融哉

又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余跋其八世祖諱昶雍熙端
拱二詰余既着語於雍熙詰之後矣因問貢士
家譜君曰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蘓味
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主務天寶

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村務生在
蒙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為延壽之徐先
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坐終日無人問一敵
之句今釣磯草堂基猶存至曾孫以俸薄能廉
官卑不屈為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
後種詩書遺子孫綿綿不絕貢士於先輩為十
一世祖於曹州郡椽為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
履似郡椽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于端拱告
之後

右軍畫讚

畫讚黃庭經樂毅論小楷之本祖也洛神賦咄咄逼
乃翁率更千文褚河南黃庭稍拘狹矣

右軍禊帖

此梅花蘭亭三段石本與余家所藏本無小異

率更千文

余見率更千文多矣此本豪髮無遺恨今無工小
楷者惜不令趙虛齋湯東澗見之

蘭亭辨考

右蘭亭攷甚詳實然非仲京老子親札其子雲症
名審誨所書雲症好古博雅君子也

趙志仁百韻柞木詩

志仁工部賦柞木詩始五十五韻明日增至七十韻
又明日增至百韻以示友人蕭翁中書君有七言唐
律贊美之又以示余余一生縛律嘔心斷髭時有一
首兩首似恁大篇開拓不去又讀書不多志仁詩引
用古柞事或余所未識但以柞比檉檉似未然南華
言檉檉以不材無用逃夭伐漢有五柞宮則非不材
無用之木矣詩家多以一字命題半山詠龜七言長
篇用盡龜事詠虱詠棋亦然志仁此篇甚古然古人
詩一言半句兒童婦女小夫賤隸皆記念上口叔世

詩或累百韻或數十韻而精博者不能通聰惠者不能記况若余之耄及智昏誦志仁之作如負兒見大富長者伸手丐乞之不暇安敢與之角力哉寄聲中書君且放志仁獨步

坡公題背面美人行

卷首所畫背面美人無余家舊藏本無毫髮異此卷後坡詩墨濃筆縱暮年書也畫佳非周昉不能作疑此本為真余舊藏者為臨本

林和靖遺墨

與猶子云汝數年來應舉不曾有一句好言語在人口若據如此荒唐何以望它科第愁人愁人十郎下筆便道得些言語極蔑視汝汝見此後切須寄取新做底事業來千萬千萬和靖一生抗志物表然程督猶子應舉如此之嚴後二姪皆登第有聲家訓也

徐總管雨山堂詩

右雨山堂十六詠總戎信安徐侯伯東之所作也十六詠曰雨山堂九六十四首曰午峰曰裛香曰細香曰洞庭曉霜曰盤隱曰德逸曰遠安曰皆春曰芙蓉曰清芳曰東疇曰存菊曰秀遠各十六首或為五言或為七言或五七言或大篇或短

章不一體也余昨為侯賦唐律附衆作列堂上時猶未見此編也歲行未周而侯自作此堂詩增至百六十首它人嘔心樵髭鉤章棘句營度甚苦而侯得手應心易易如此時方多事三邊用武惜不移此手磨盾墨颯颯草軍書乃作窮書生冷淡生黏無乃侵余之疆乎昔張步兵云黃花如散金五字耳而太白乃為風流五百年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一聯耳而王維携入禁中以高妙傳不以多傳也余又將觀侯之老筆焉

蒲領衛詩

唐元和大曆間詩人多是韓門弟子如湜籍如翱老舊皆直呼其名雖稱盧仝王川先生然語意多諧謔惟於孟郊特加敬比之長松臣鐘自比青蒿寸莛又曰低頭拜東野其沒也謚之曰貞曜先生史稱退之未彊非苟下人者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杜外萬竅互鳴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謔之也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鷗弁短後衣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見壘洗退之豈陽尊而謬敬之哉夫詩在天地間有貴窮公相學為宗師而無一字近傍者有山人幽子而能道驚人句

者心泉蒲君示余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
家有陶猗之名余未之識也後君家賢益落誅茅泉
上余始為賦詩又十年乃見君詩今江湖諸人競為
四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似四靈古體如九日蟹
菊送杜生歸田闋意投所知師巖見大閱蚊歎諸篇
皆冥搜苦思變現光怪脫換騷雅使退之見之必引
而進之盧孟之間矣古賦在詩之下昔人善擬古者
倣其意不做其辭柳子厚有騷十首或散語或三字
或四字不盡拘兮字為長句也三賦皆用楚詞體
按摸出整余

林和靖帖

和靖天聖明道間詩人然得闕下方袍及館中三二
君子唱和數章約江夏茂才來看方袍夫其名館中
君子當是李建中輩人其倡和敢寄和靖和靖至約
客共觀可見前輩無爭名之意茂才必亦當時社中
人也坡公評和靖書謂其少肉此帖穠艷非少肉者

鍾肇史論

本朝如晏叔原賀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輩小詞膾炙
人口他論著世罕見豈為詞所掩歟抑材有所局歟
惟秦晁二公詞既流麗他文亦皆精確可傳余始見

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班作而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究其論而別

母愴趙資政秦橐

右母愴資政趙公淳祐丙午十月五日十二月九日奏論山相二橐于時朝野傳其覆出從官言路館學聯章合疏五序諸生投匭伏闕者以千百計咸請削奪疏皆留中余適與母愴公同兩省公一日問余旦夕有大除自子何以待之余曰必駁論若綿力不能挽回則有給舍聯銜封駁故事公與茂實繼之可也

至初九夜御筆嵩之昨預乞致仕今已服闋可令守本官職致仕衆憂復用聞其休致皆喜惟余當草其致仕制未免留黃駁論其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請其罪名著之訓詞不報又加大觀文殿學士上使游丞相謝侍郎迭宣諭趣書黃行詞余執前論九三奏皆不報母愴公憐余獨立雷霆之下約余茂實聯名繳黃上意感悟卒奪其大觀文之命游丞相方嘉其論事回天之功章瑛殿院乃論其貪榮去親賣直欺君之罪初余論駁留中嘗自劾臣有老母不歸養事聖君不力諫未能自責安能責人言者急欲逐余

遂因其自劾之罪以罪之去之日母情饒飲湖山別去簡余曰適見貝錦之言二字見還四明之所欲也自古快讎之速未有如此者余既為計院使君出母情遺墨使君亦為余出母情諫草上距淳祐丙午二十有二年矣始知山相休致之議實公發端臘月九日御筆純用公是日經筵諫草中語烏虜景定聖人於母情公君臣遇合之盛雖虬鬚帝於魏文貞不若也余手錄二橐珪藏又題其後以俟南董氏之筆

母情趙公辭執政恩數簡

理宗皇帝臨御久閱士多羣臣或見面得之眉睫或隔膜知其肺肝有前敬而後怠者有始密而終疏者余事軒陛耳目所覩記士大夫終身為上禮貌親信寄之以心腹待之以賓師惟母情公一人而已雖去而國有大政猶以小槩咨訪公何以得此於帝哉余告老歸田公兄子計院出牧于莆始見公與使君木史蠅頭細字約三十餘行可五六百字乃晚年出處大節目矍然起敬曰公召入陪祠甫稅冕即行留之不可時相矩堂董公為上言欲加公執政恩數公掩耳曰以吏部尚書則辭以執政恩例則受吾事上十年聒聒頂門一鍼每言治亂原於君心公私之判南

陽攀附者當盡換右階官寺精黠者當遣出外任今
南陽則兩人儼然為從官官寺則兩人儼然逐臺諫
如此而呼之則主上必待以無廉耻之人矣何面目
見上乎今若必不出必不受朝廷分毫官職上冷地
思量或自感悟即是為君相扶持國事使君以此槩
示樞掾葉仲圭以白矩堂遂寢前說公辭受如此世
所未知昔溫公以攻新法忤旨然以不拜副樞一節
使人主有若他人雖推之不去之語公辭執政與溫
公事相望穆陵敬公猶禧陵之敬涑水也豈苟然哉
余前所謂前敬後怠始密終疏者未必人主之眷不
可恃母亦有自取輕之道歟余謂使君當礪片石刊
此墨妙以備史館采擇

母情趙公與兄子書

此一卷八幅母情公所與兄子計院使君書時使君
習詞科公謂作文已是謬用其心况於務博爭新鏤
詞鐫語殆是敗德之具不若以義理之書澆灌胃次
又云且理會古人言行如輕名利薄軒冕等事則不
以搖其踏實地之脚論諸暨諸事云所言固疾惡之
意但聖門却有疾之已甚一條况宗族間有疏密事
體有幾樣若一絕之則此後不復可誘其向善矣父

兄典訓之言也別幅云劣叔身入都曹恐無益於國
復無益於身又云時事日有變態益覺孤立之難大
丈夫富貴不能淫者之言也諸帖皆行草妙絕有揚
疑式朱文公筆意方昂貴而寄錢漆書厨卷卷於戚
家塢書籍籠無一念忘簡編此其所以為母愔歟頃
余未識使君友人湯伯紀見余所作母愔公哀詩有
中壘老猶上封事三閭去尚作離騷之句謂與伯紀
誅文暗合因言母愔已矣其猶子嶷嶷有立趣造不
允使君朝辭二疏治郡大指廉直有季父風

湯堃孫長短句又四六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又有湯堃孫
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人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
川以為藝瀆莘老以為放潑半山惜耆卿謬用其心
而范蜀公晚嘉柳詞客至輒歌之余謂坡谷憐才者
也半山伊川莘老衛道者也蜀公感 熙寧 元豐
多事思 至和 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
者少衛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
約而在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
太平為樂安知它日無蜀公輩人擊節賞音乎

余既賞湯君小詞君贄余四六一卷亦絕出輩流其

擬作松竹梅三友除授制雖戲用前人驢加九錫類
例然意新而語綺世常謂藝之至者不兩能由君觀
之豈有不兩能之理哉然四六千變萬態有用故事
而工者辭拜相云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
乃僚纂迪我高后之事收復燕山加恩時宰云昆夷
惟其喙矣周公方且膺之是也有不用故事而工者
宰相求去責任非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
未厭之時舊相謝降秩云國皆曰殺雖無可怨之情
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是也有用全句而工者謝
越州減放降秩云敢劾秦人生視越人之瘠欲安

劉氏理知晁氏之危是也有不用全句而工者謝
不候回降發廩賑濟略云惟比年之通患視荒政為
具文昔嘗竊歎於閭閻今忍自欺於天日末聯云使
殺身有益尚堅一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
之及物是也余謂四六家駕清談者輕虛堆故事者
重濁諛辭傷直道全句累正氣寧新毋陳寧雅毋俗
寧壯浪毋卑弱君勿忘老夫此語後有新作毋惜商
推

張文學詩卷

建安張君仲節示余玉潤彙一卷律體流麗者有元

白村情閨思云蝴蝶似知春夢熟穿花飛度畫屏東
宮怨云夜夜月明金苑裡如何照不到長門之類是
也古意奇崛者有盧仝樊宗師風骨征婦怨云凱歌
四面動地來斬得名王歸獻闕一朝驃騎先論功封
侯佩印授齊鉞不知去年征戰時妾家良人在還設
諸篇是也他人之作率是辭多意少惟君篇什簡質
渾蓄不現光恠徐玩味之——悠然深長寧不足於辭
而有餘於意意本也辭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達而
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君力學而苦
思勇猛而精進試參取張籍王建之調毫以發越盧
仝樊宗師之奇崛則高無對矣

桐鄉艾軒所作富文行狀誌銘

余少於桐鄉艾軒二公之文單辭隻字皆記念上口
二公蓋光堯重華兩朝詞臣其文貴重于世不以一
字假人然艾軒狀富文翁累千二百六十言桐鄉銘
亦九百言艾軒受學於富文翁狀公行時方三十餘
猶未脫白自稱門人敬之如此桐鄉輩行在前埋辭
亦詳而備富文翁之賢可知矣竹溪林君肅翁守莆
訪求艾軒遺文錄梓余與有勞而行狀乃漏落未入
集至公之曾孫君節始得其本竊意尚有六丁下取

未盡者可以物色也富文翁生不蒙稽古力僅止一
麾君卽遂奮孤童擢甲科入為瀛州學士兼掌南宮
牋奏不在身必存子孫豈不信然雖以論事去國其
大節毋忝爾祖矣余既銘公之孫錄參之藏君卽示
余此軸墨妙筆精教書其後而歸之

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後語

安晚鄭丞相兩宰天下名位之重機務之繁雖操化
權而未嘗一日釋筆硯嘗為文房四友除授制詔客
錄本示余余戲擬數篇依本葫蘆爾公見之擊卽後
效顰而作者益衆意益新語益工又有於四友之外

別以歲寒三友命題者余謂唐虞命官或一字或數
語而已叔季王言太繁而封拜大臣告廷之辭尤繁
往往溢美且純用儷語欠古意等而上之又有一種
難題漢魏以來篡奪者必先加脩物典冊以示改物
之漸志節之士聞而洗耳其踴躍操觚者皆出於文
章鉅公臺閣貴人之手揚雄美新阮籍勸進表袁宏
九錫詔樊系冊文古今一律可勝歎哉善乎謝公之
言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前人或以驢加九錫
制非惟誅竊弓之盜亦以愧秉筆之人也姑捨是勿
談方君名父示余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年少

而華老意高而語綺此等文字易流於諧俗納諛然
三友者皆凍餓自守抗箕穎之志稱其美無媚悅之
謗與之厚無附麗之嫌然才藻如此不用之於朝廷
之黃麻紫誥而發之於山林之素封遇合有時君其
席珍以待卷中有代三友辭免謝表夫辭免謂未拜
命而辭謝表謂已拜命而謝當析為二今合為一誤
矣君宜改作併為族父廣文刊誤君舊名名父字持
叟甲子鄉薦今名寢華丁卯再薦猶以舊字行

顧貢士文英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後叙

顧貢士文英示余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卷
余久欲疏愚管以還贅忽忽未果為君貽書督過時
余已喪明取君書令子弟展誦巍坐聽之詩傳大略
如鄭夾漈朱文公黜小序專以經文求作者之意近
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
氏之說嘗謂余曰莆前輩惟鄭漁仲善讀書兄可繼
之余昏惰舊讀不記一字觀君所作演說妙年美質
所見迥與朱鄭二先生暗合後生可畏豈不信然國
語辨非之書是丘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隨聲接響
者絕異世謂國語迺未修左傳非也子厚於左傳無
疑而獨不取國語亦非也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以國語為失明後所作則傳成於國語之先矣
子厚非其誣又非其耄君持論欲與子厚爭雄所謂
豪傑之士矣顧氏自國子博士乾淳間以律賦擅名
天下場屋至今傳誦余先人與博士昆仲辛丑同年
余與君大父行君任君謀君房君審君立及君尊公
雲卿明府皆厚善異哉萃于一門盛矣哉

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
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昔叔孫通為漢定朝儀
薦進諸生不過皆拜官賜金爾而諸生至稱其師
為聖人其來久矣豈特庸齋門人哉今庸齋墓未

已拱向之尊師者稍懈散余謂孟喜之改師法不
如侯芭之守太玄房魏之貴顯不如董常程仇之
隱約顧君嘗學於庸齋者書以勵君亦以勵庸齋
之門人

方俊甫小橐 元英

自詩境父子仙去里中無與言詩者及文甫俊甫出
始接為詩文甫詩予前十年既評之矣俊甫示予小
橐二十首皆尖新組麗若百鍛而後出治世稱能傳
家學者為書種惟詩亦然文甫於詩境公為叔祖俊
甫於武成為父予視俊甫為通家子和其投贈二詩

美之也。因以箴之三百五篇，有出於小夫賤隸寺人
媵妾放臣逐子之作，而聖筆不能刪，高弟子夏名儒
衛宏不能序，韓嬰不能傳，左史倚相不能知，毛鄭不
能箋，束皙不能補，王通不能續，其故何也？余觀古詩
以六義為主，而不肯於片言隻字求，王季世反是，雖
退之高才，不過欲去陳言，以誇未僂，後人因之，雖守
詩家之句律，嚴然去風人之情性，遠矣。君詩之病在
於鍊字而不鍊意，予竊以爲未然。若意義高古，雖用
僂字亦雅，陳字亦新，閑字亦警，君歸而求之高，無對
矣。

徐貢士百梅詩註 用虎

鄉友徐貢士用虎和余百梅詩，又篇下注脚，發藥余
甚多，嘗問余其間三首，如環子麗華皆已矣，謫仙狎
客兩堪悲，懸知千載難，湔洗留下沉香結，綺詩又唐
朝才子搃能詩，張祐輕狂李益癡，管甚三姨偷玉笛，
証他小玉罵烏絲，又浮休歎柳斫爲薪，子美憐梅
傍戰塵，只願玉閨燧燧息，老身長作看花人，疑與梅
不相關，非通論也。太白江總皆未免，爲二妃所累，柳
二妃所以重梅也。三姨貴妃之姊，小玉諸王之女，玉
笛烏絲事甚秘，因張李兩生而播傳，柳兩生所以掩

二女子之謗然二女子非列女傳中人矣亦所以重
梅也輕薄子豈能點污梅哉又疑子美憐梅傍戰塵
之句時祿山陷兩京遂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
枝空斷腸之感徐必因杜五言有遙憐故園菊因傍
戰場開遂有此疑菊傍戰場梅柳豈能免耶余意如
此

趙靜齋詩彙後叙

余誌靜齋趙公之墓述公勲勞尤詳而實後十年始
見公墓莊規約又一年始見公奏議皆叙之以補墓
誌之闕然猶未及見公賦詠咸淳戊辰公子與積自寓

里奉公遺彙一卷古律詩百一十五首長短句十四
首距余誌墓時十有六年余年已八十二耆且盲命
子侄朗誦而諦聽之內二十章為宗族尊幼而作於
倫紀最隆三十章記官游車轍馬跡所至於淮東西
湖南北三邊亭障堡戍風寒險要如指諸掌九為朝
家帥圖畫兵籌軍冊歷歷在目它如投贈譏送和韻
之屬片言隻字皆有義味公嘗謀故抑齋陳公韓故
尚書開府杜公杲大幕府而從杜公最久與之相為
始終杜公奏凱薦公自代其述懷感遇諸篇雖郭隗
之於燕昭齊客之於田橫無以過也公不為奇崛險

皆人所共知者但人不能道耳竊嘗評公所作會情切理者借曰思慮所及其語在目前意存事外者巧力不能至也余又述之以補遺橐之闕與積於公緒業必竭力負荷於公手澤無一字失墜可謂能于矣

建德縣賑糶本末

某既告老歸田咸淳丙寅江浙春滂夏旱其時郡縣饑民至嚙草木以食而衢巖尤甚舊仰糶京粟至是輦下禁港官吏搏手無策廟謨密運與神為謀漕粟三百萬斛夕入京師大農所轄豐儲諸倉有廩會處

官吏預備槩量以待未丙夜而三百萬斛皆窖藏充滿若鬼輸天雨衆大之區何啻百千萬戶初不見舟車所由之途亦不知紅腐之物取之何所既而始云皆公田所銖積寸縻而來者時中外方多竊議公田有利與害言人人殊一旦歲荒民饑朝家得此以活六軍兆民之命又霑丐及於數郡菜色雷腹之民於是前之議公田者始服廟堂之深思長慮時建德令趙君以才選宰赤縣於荒政先為條目勸諸都上戶各出粟三十碩以糶都內鰥寡孤獨之人又曰此事當以身帥某願出已財就使府賑糶米內回糶湊為

百碩乞送所屬交錢給米遂輦芝楮一千一百緡內
五百緡係已財六百緡係庫吏借過知縣俸米錢府
後申仍從府倉添糴百石併撥一年羨倉米三百二
十餘下縣度幾為惠稍廣府縣勤卹如此宰又申郡
願倡率邑中十數家備財就公朝回糴五千斛府以
其說備申準省劄奉鈞判劄付建德府行下本縣每
碩作芝楮一十二貫內撥二貫充船脚外淨納一十
貫文計數起解封播庫限一月了足宰遣官吏費一
半價錢二萬五千貫先赴封播庫交納餘錢候糶畢
足余謂今之長官多剝下以奉上趙君能毀家以

紓一邑餓殍之民仁人也今之牧守多以父推子揚
侯能視屬邑如子舍古循吏也至於絕席百僚之上
俯視生靈辛苦若不相接而一令之微乞米五千石
叫閤直達應之如響此古大臣恥一夫不獲如已推
而內溝之心也嗚呼盛哉趙令故閩帥靜齋之子孝
而廉乃翁以俸餘置田六百斛以澹族君增至千斛
及領民社又能輕貲救荒如此謹識本末于左君名
與積以邑家就擢通守建德府從民望也

章南舉小藁

僕曩官進士多識其士友去之數十年猶記憶如新